

Mary Austin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星星和印第安人的土地

[美] 玛丽·奥斯汀 著 范培文 曹柠 译 王全智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星

Mary Austin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星星和印第安人的土地

[美] 玛丽·奥斯汀 著 范培文 曹柠 译 王全智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星和印第安人的土地/(美)玛丽·奥斯汀  
(Mary Austin)著;范培文,曹柠译.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2019.10

(山杯)

书名原文: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ISBN 978-7-5327-8107-2

I. ①星… II. ①玛…②范…③曹… III. ①散文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65712 号

Mary Austin

###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根据 The Riverside Press 1903 年版译出

### 星星和印第安人的土地

[美]玛丽·奥斯汀 著 范培文 曹 柠 译 王全智 校  
责任编辑/刘宇婷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插页 5 字数 76,000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8107-2/I·4983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855633

## 序言

我真是喜欢印第安人取名字的方式：如果有一个词能特别形象地描述一个人给别人的印象，这个词语便成了他的名字。因此，他可能被叫作“金刚猎人”，或是“熊包”，这取决于称呼他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而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很可能就管他叫“疤脸”。只有这样取的名字才能反映我们形形色色的内在气质。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地理书上的地名很少出现在我的文章里。比方说，我很喜欢一座湖，它本来是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但是打动我的其实是湖边那些被湖水滋养成密林的松树，我就会在文章里按我的感受重新命名它。不过，若是印第安人在我之前就给它取好了名字，那就听他们的，因为印第安人起名字从不会庸俗地考虑如何能让自己名垂青史，而是只要名字本身既动听又贴切就好。

也有一些山峰、峡谷和晴空下的草原是文字难以描绘的，所以我们就像对待那些尊贵的大人物那样，给它们起些不同寻

常的名字。依着这些名字的提示，你便可以踏足我的这片土地，不过能不能发现我所描写的地方，还得看你和这片土地的缘分。还有！这片土地不会一视同仁地向所有的来访者都展现它的精华，而是会因人而异、亲疏有别。如果你发现它跟我描写的并不完全一样，可别认为我不可信或是自己不够聪明。说到关乎内心感受的事，我们往往会有一种倾向，比方一个人会说“我认识一个人，他觉得……”，然后便放弃了由自己最可靠的亲身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想把你引到一个我觉得惬意而你却并不怎么心仪的地方。我用印第安人的方式，用我的词儿，命名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膜拜着这片土地，就这样把这片还没有确切名称的伟大疆土纳入了我的私人宝典。

你也许已经见过甚或已经接触过我所描写的这片土地，它位于巍峨的内华达山脉中，在优胜美地以南，它的东边和南边贯穿着著名的死谷(Death Valley)，穿过死谷则是大片跌宕起伏的山脉，一直延伸进莫哈维沙漠(Mojave Desert)。要想进入

这个地区，你可以选择从南面沿着驿站做一次极其耗时的马车旅行，也可以从北面乘火车直接到里诺(Reno)下车。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背包步行穿越内华达山口，眼见为实嘛。然而，要想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精华所在，一个月的假期旅行是肯定不够的。你需要在这片土地上历经四季，等待时机。松树的果实需要两三个季节才能成熟，有些植物的根会在沙地里休眠达七年之久，直到遇上一次降雨才又重新开始生长，而杉树五十年才能开花——在这儿，这些都算不上稀奇。不过，假如你已经走到了基萨奇(Kearsarge)山脚下那个位于山坳中的小镇，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一定要去敲开村口柳树下那座棕色房子的大门，那家的主人会很乐意为像她一样热爱这里的人讲述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条小径的故事，讲述那其中悸动着的一切。

## 目录

序言 / 1

少雨的土地 / 1

塞里索的水径 / 17

食腐动物 / 32

寻金人 / 44

肖肖尼人的土地 / 59

吉姆维尔

——一座属于布勒特·哈特的城镇 / 75

我邻居的田地 / 90

台地小径 / 103

编篮子的人 / 118

山道 / 132

水岸边 / 149

云中君 / 178

葡萄藤小镇 / 193

# 少雨的土地



(印第安人)称作“无界之地”的地方位于内华达山脉以东，帕纳明特(Panamint)和阿马戈萨(Amargosa)山脉以南，在这两个方向上，这片土地纵横不可以道里计。

犹他族(Ute)、派尤特族(Paiute)、莫哈维族(Mojave)和肖肖尼族(Shoshone)人就居住在它的边境。他们也会尽量深入腹地，最终的界限取决于土地本身而与领地归属的律法无关。在地图上，这块地方被标注为沙漠，但是印第安人对它的这个称呼显然更好。沙漠是个笼统的术语，用来标示那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但这里的土地却并没有荒凉到了这种程度。要知道，无论空气如何干燥，土质如何恶劣，它从来都不会缺少过生命。



这片土地浑然天成，重峦叠嶂，那些铬黄和赭红色的山岗经受了磨砺、煅烧，从混沌中破土而出，径直升到雪线之上。在众多山岗之间，平坦的高地在灼热的阳光下伸展；狭长的山谷在蓝色的雾霭里沉浮。山体的表面是浮尘和未曾风化的黑色熔岩流形成的条纹。雨后，封闭的小山谷里的积水蒸发殆尽，留下坚硬和干燥的地面，形成一种当地人称作“干湖”的纯粹荒芜的地貌。在山势陡峭和雨水丰沛的地方，幽幽暗暗的苦水池塘从不干涸，而池边堆满了碱性的风化物。类似的薄薄的碱壳点缀在长着绿色植被的湿地边上，植物们看上去丑陋而破败。在朝向风口的开阔荒地上，沙子在一簇簇低矮结实的灌木周围形成沙丘，沙丘之间的土壤显示出含盐的迹象。这里的山，雕刻它的鬼斧神工主要是风而不是水。你肯定听说过著名的“大峡谷”，像它一样可怕的景观在西部沙漠的边缘地带比比皆是，只不过规模没它那么可观罢了。只要你能长时间地在这里流连逗留，早晚都会碰到。

山地上的泉水随处可见，不过，基本

都指望不上。它们大多都很咸，含有有毒物质，或者水量小得可怜，滴滴答答地渗进土里，慢得要命。你在这里能够找到“死谷”中常见的热气腾腾的落水坑，也能找到空气中弥漫着寒霜味道的高地。台地的斜坡上大风经久不息，寂静得让人窒息。沙尘暴在那里如天魔乱舞，旋转着升向广阔而苍白的天空。在这儿，雨水要么杳无踪迹，任土地干渴难耐；要么就忽然倾盆而下，形成破坏性极强的大暴雨。一片布满断流的土地，难言可爱；然而它却是你一旦来过就一定会再回来的地方。若非如此，我怎么可能对它如此津津乐道。

这片土地只有三个季节。六月到十一月，它炎热、寂静，被猛烈的暴风无休止地折磨着，奄奄一息；而后一直到四月，它变得寒冷、枯寂，默默吸吮着珍稀的雨滴或雪水；从四月到下一个夏天之前，它又容光焕发，繁花似锦，引人入胜。这种月份的设定是笼统的；满载雨水的季风从海湾出发，越过科罗拉多(Colorado)水门到来的时候有早有晚，只能根据降雨的情况来设定这片土地的季节。

沙漠植物努力地适应着季节的限制，它们欢欣鼓舞的劲头让我们自惭形秽。为了开花结果它们真是拼尽全力。这一过程极其艰难，但只要雨水足够，它们就会像热带植物一样丰饶。据死谷探险队的一份报告记载，有一年雨水丰沛，人们在科罗拉多沙漠上发现了一株高达十英尺的苋属植物。一年后，同一个地方遭遇了干旱，这种植物只长到了四英寸。多么希望这片土地也能培养她的人类子孙具备这样的品质，让他们一有可能就全力以赴，而不是敷衍了事地只是“试试”。沙漠里的草木很少有发育完全的。极度的干旱和极高的海拔都会导致植物矮化，所以我们发现在巍峨的内华达山脉和死谷中，有亲缘关系的矮小物种在平均温度下会长得更加袖珍。为了防止水分挥发，沙漠植物随机应变，它们把自己的叶子的边缘部分朝向太阳，身上长满绒毛，渗出黏液。席卷而过的大风会摧残它们，但也会帮到它们。它在植物敦实的茎干周围堆起沙丘，茎干就能被包裹起来受到保护。沙丘有可能堆到三人高，顶上，像牧豆树(mesquite)一类

的植物花枝攒动、果实累累。

沙漠中有许多地区，可饮用水就在地表几英尺之下，有水的标志就是长着牧豆树和丛生禾草(*Sporobolus airoides*)。这种近在咫尺却根本想不到的救命水源让沙漠中一起又一起的死亡显得额外悲剧。据说，那帮发现死谷的人最后完蛋的地方，其实就有浅井能救他们的命。但是这帮倒霉家伙又怎么能知道呢？正是这出悲剧给了死谷这个令人生畏的名字。如果有合适的装备，还是有可能安全地穿过这条可怕峡谷的，但死亡还是每年都会发生，人们依然会在那里发现干尸，尸体上没留下任何能追忆起这个人的痕迹。低估干渴的威胁，向左或向右偏离一处固定的路标，口干舌燥时找到的只是一处枯泉，凡此种情况下都会凶多吉少。

沿着泉水和沉陷的水道，你会惊讶地发现在潮湿的地面上很广泛地生长着亲水性植物。但是真正的沙漠会哺育出它自己的品种，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生态环境。斜坡的角度、山峰的朝向、土壤的结构都决定了植物的生长情况。向南的山坡上几

乎寸草不生，这里的低林木线比别的地方高了一千英尺。东西走向的峡谷，一面谷壁裸露着岩石，另一面则披满了植被。干湖和沼泽周围，草本植物则生长得井然有序。大多数植物都有特定的生长区域，这是无声的土地给旅行者提供的最佳路标。



如果你对此心怀疑虑，那我告诉你沙漠是从长墨西哥三齿拉瑞阿(creosote)的地方开始的。这种多年生灌木从下面的死谷一直向上蔓延到低林木线。从它的名称你就能猜测出它芳香而有药性，它的主干像魔杖一样，披挂着闪闪发光的锯齿状的叶子。那鲜亮的绿色在一片灰白和枯黄的荒漠里显得格外赏心悦目。春天，它会渗出一一种树脂，当地的印第安人懂得用它与石粉混合把箭头粘在箭杆上。你放心，印第安人可不会浪费植物的任何用处！

丝兰木(yucca)的生长过程异常艰辛，没有什么比它能更好地诠释什么才是沙漠。饱经风沙的丝兰木林形影相吊，稀稀拉拉地散布在高高的台地上。它们主要集中在内华达山脉与沿海的山丘地带交汇处以东、扇形分布着的三角形泥沙滑移地带，内

华达山脉也正是从这里穿过圣华金河谷 (San Joaquin Valley) 的南端。丝兰木浑身带刺，短而硬的叶子长得像刺刀一样，颜色暗绿，越长越蓬乱，树顶上披着绿色的花穗，散发着阵阵恶臭。在丝兰木缓慢地死亡之后，由于缺乏使它腐烂分解的能量，它们的木质骨架变成了可怕的镂空结构，在月光下魅影交织，让人毛骨悚然。丝兰木的花盛开之前，奶白色的锥形花苞刚刚长到小甘蓝那么大的时候就会充满了糖浆，这时，印第安人会灵巧地把它从带刺的叶丛中拧下来，烧烤后美美地享用。

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你很少能见到长成乔木大小的丝兰木。从沿海的山丘地带一直东行，一路上你会看到各种丝兰木、仙人掌和低矮的草本植物，足足有上千种。这样说来，沙漠上的植物数量稀少并不是土地贫瘠或是品种的原因造成的，而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需要更大的空间。植物必须抢占很大的地盘去获取足够的水分。植物斗智斗勇的生存战都发生在地下；地面之上则有的是空间让它们充分地生长。即使在号称大荒之野的死谷



地区，我们能识别的植物也有两百余种。

太阳专制地划定了低林木线，也就是雪线，在这条线之上，生长着枝条低垂到地面的矮松 (pinon) 和杜松 (juniper)，还有紫丁香 (lilac)、鼠尾草 (sage) 和一些零星的五针松 (white pine)。

自株授粉和风媒植物在此地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许多植物还是需要昆虫来帮忙，所以到处有昆虫活动的迹象。实际上，哪里有种子和昆虫，哪里就有鸟类和小型的哺乳动物，而一旦有了它们，就会有牙尖齿利的动物偷偷地前来捕猎。就算你大着胆子深入这片无人区的腹地，你面前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生命禁区。总有色彩鲜艳的蜥蜴在岩石缝里爬进爬出，或者窝在灼热的白沙上喘气。还有各种鸟儿们，比如：在低矮的仙人掌丛中筑巢的蜂鸟；与张牙舞爪的丝兰木为伍的啄木鸟；以及那树木绝迹的荒野里，一到夜晚就开始歌唱的知更鸟；如果是在夏天，太阳西沉的时候还会听到一种穴鸮 (burrowing owl)<sup>1</sup> 的叫声。许多古灵精怪、毛茸茸的小东西顽皮地在空地上窜来窜去，又或者坐在墨

---

1 一种在地面穴居的小猫头鹰。[本书脚注如无说明，均为译注。]

西哥三齿拉瑞阿灌木搭成的指挥塔上一动不动。诗人们或许能“不用枪就能叫出所有鸟儿的名字<sup>1</sup>”，但肯定不包括在这片无雨区傍地而居的小家伙们，它们就像长着仙女的脚一样，动如脱兔。它们数量太多了，动作也太快了。要不是看得到它们留在沙子上的脚印，你根本不会相信有这么多。白天太过炎热刺眼，它们基本上只在夜里活动。沙漠腹地没有大型牧群，当然也没有食腐的鸟类在其间生活。但是若你胆敢涉险深入，还是可能发现自己被食腐鸟翅膀的阴影紧紧笼罩。在那片区域，像人这么大的动物根本不可能躲过它们的侦察，它们太知道这片土地是如何修理贸然闯入者的了。一片土地总有办法迫使它的居民养成新的习性。暮春时节，越来越烈的阳光逼得鸟儿颠倒了昼出夜伏的习惯，改变了它们的孵化方式。让鸟蛋保持凉爽反而比保温更有必要。某个热到让人窒息的春天，我在小羚羊谷(Little Antelope)发现了一对草地鸫(meadowlark)的巢。后来，我又常常路经那里，真是可怜，能为它们遮荫的仅仅是一丛非常纤细的杂草。

1 语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诗《克制》(Forbearance)。编者